

CHEN CHONG DUAN PIAN XIAO SHUO JI



陈冲短篇小说集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陈冲短篇小说集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石家庄

陈 冲 短 篇 小 说 集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7印张 2插图 145,000字 印数：1—4,650 1985年12月第1版
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196 定价：1.00元

目 录

难唱的歌.....	(1)
仇恨.....	(17)
“五八三”	(36)
温暖.....	(51)
“修补”	(57)
使命.....	(78)
孤立.....	(106)
岔路口.....	(121)
人生何处不相逢.....	(128)
追求.....	(145)
荒芜的一角.....	(172)
“物理色拉”	(185)
后记.....	(221)

难 唱 的 歌

事情来得太突然。午饭时，他还从厂里来电话，约我晚上看电影；下午上班不久，他的同事却从医院来电话，说他出了工伤。我赶到医院，他已经被送进手术室。他父亲说：他的左脚要从脚腕子以上锯掉。没别的希望，所以没等我到来，他就做主了。

我木然坐在长凳上。他的同事，一个热心的小伙子，满怀希望地劝慰我说：“医生说，愈合之后，可以装上假肢……”我听着，机械地点点头，却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。我终于忍不住问道：“究竟出了什么事故？”

经小伙子好一番介绍，我才弄清楚了一点：事故出于偶然，是由于他的粗心和没有经验所致，里面没有任何英勇的故事。

他的母亲和妹妹围着我转，给我倒开水，劝我吃蛋糕。他们心里一定很难过，干吗还有心思来向我献殷勤？往日，我去过他家两次。他母亲对我并不热情，他妹妹也总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看我。这些，我倒不在乎；然而，她们今天换了

一副热情而客气的面孔，却叫我不舒服。这，我明白：如果我改了主意，她们那个已经二十八岁、如今又锯掉左腿的儿子或哥哥，再要找对象，恐怕是很困难了。

老实说，本来我还没往这上面想，倒是他们提醒了我。我想，在这点上，我完全有自由。不错，我们俩是在“搞对象”，那是一个月以前才开始的，我们俩还缺乏真正了解，我从来没有正式答应他什么。

手术以后，他被安置在病房里。八张病床上都有病人，大部分病床边围着“陪床”或探望的人，病房里简直转不开身。我被挤到屋角，我的心也好象被挤在一个毫无活动余地的死角里。我在一旁呆望着，等探望的人们陆续离去，他的床边也不再有别的人。我想，这大概是有意给我们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。

我走过去，看着他的脸。他那副苍白的脸，隐藏着痛苦，流露出装作镇定却没有成功的可怜表情。我避开他的目光，问：“痛吗？”

“麻药劲还没有过去。”

我感到他的目光不时掠过我的脸。我们彼此沉默不语，象在等待着什么。

“医生说，”他终于开口了，“等愈合以后，可以装上……”

他为什么要说这些？我的心里忽然闪过一个浪漫的、近乎幻想的念头：如果他这时诚恳地劝我不要为他这个残废人耽误了自己，我必定会不顾一切地立刻答应和他结婚，可惜，他没有那么高尚的精神境界。他多么自私啊！

“医生还说，如果愈合得好，假肢也做得合适，我还可

以象正常人一样走路。”

“也能拉煤球吗？”我脱口反问。

他的脸色陡地变得更加苍白了，也许是变黑了。我有点后悔，后悔我问得过分。难怪他做出一个强笑说：

“是啊，谁家让女同志去拉煤球呢？”

我觉得不该再呆下去了，便起身告辞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送我的那双呆滞的目光流露着痛苦和绝望。我想回头安慰他两句，表示一下同志间的关怀。但理智提醒我：在做出决定之前，最好还是什么也不要表示，免得引起他误解而造成他以后更大的痛苦。正巧他母亲和妹妹从病房外进来，我便对她们说：

“我得回去了，明天再来。”

我故意说得声音很大，让他也能听见。可是却招来他妹妹一句尖刻的话：

“能来就好，不敢劳驾你陪床伺候病人。”

“混丫头，哪有这么说话的？”她母亲呵斥说。

我无心再理会这额外添加的麻烦，走出病房。

走廊上，他父亲靠着墙闷头抽烟，看见我出来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走啊？”

“我明天再来，您心思放宽点……”

“摊上这倒霉事，给我个宽心丸也没用。我小子是工人，全凭卖力气干活……”

“他是工伤，厂里会照顾他的。”

“工种上能照顾，可评奖也能照顾？提级也能照顾？要靠社会救济，吃穿不会有问题，可这一辈子……也许我不

该当着你说这些，可我不说你也明白。你……”他把话停住，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改口说道：“你走吧。”

二

我必须做出决定。做出这一种或那一种决定，我都有足够充分而正当的理由；也正因为如此，反倒使我迟迟不能做出决定。我缺少的不是理由，而是推动力。来自任何方面的推动只要一推，都可以使我做出相应的决定。我感到自己太缺少主见，可这能怪我吗？

当我开始领悟到男女之间还有爱情的时候，脑子里产生的无非是一些朦胧、神秘的幻想。听说有些文艺作品描写了这样那样的爱情，有的令人羡慕，有的令人流泪；可是，他们都是毒草，不让看，也看不到。给我启蒙的爱情教科书只能是生活本身了。生活里的成年人大都有配偶和家庭，男女青年到了岁数要搞对象、结婚。所谓的搞对象，与我心目中关于爱情的观念似乎并不相符。不少人选择对象很重实际，往往只是对各种条件和利害的比较、权衡。这样结合起来的家庭，即便是和睦的，也很难看出令人羡慕的和特别幸福的地方；不和睦的，也极少闹到离婚的地步。然而，每当夜幕降临，那些僻静的地方，总不乏搞对象的人们。他们幸福吗？我的爱情幸福应该从哪里去寻？我总觉得，在选择对象时，只看重物质条件未免太“俗”。但是，在这个前提下，不是也有选择的余地吗？我想找一个品貌、性格、爱好都合适的人。从二十一岁到现在的五年之间，我不知道谢绝过多少次

要给我介绍对象的好意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我终于看到了一些描写爱情的文艺作品和谈论爱情的文章，头脑里装进了新的东西。可是，我幻想中的那个人，并没在我的生活里出现。出现的是更多的关心和规劝，甚至连爸爸也发问了：“你到底要什么？”

我回答说：只不过想找个合适的人。爸爸批评我太不实际，他要我现实一些。我怎么现实呢？街坊与同事中有合适的吗？没有，要有早成了。可是，除了街坊与同事，还能接触到谁？即便偶然接触了谁，又有多少机会使我们足以互相了解、产生爱情？毫无办法，我只好开始一次又一次地跟着不同的介绍人去“见面”了。方式变了，我的“标准”却没变，结果一次次的见面都成了徒劳。终于，一个多月之前，我同他见面了。我不愿意承认是自己降低了“标准”，但我不能欺骗自己：他的长相，不象我认为的那么漂亮……我只是考虑到自己已经二十七岁了，应该实际一些，客观一些。当我跟他接触后，他那么快就表示对我“一见倾心”，反倒使我怀疑他是否真诚。我要进一步了解他，我开始“搞对象”了。不过，我不承认是在恋爱。

这时来了一封信。六年中我没收到过这种信。到我不再需要它时，它却来了。写信人的名字，我还是从这信上才第一次知道，但我对他并不完全陌生。我经常去图书馆看书，这个人有几次坐在我身边。图书馆书少人多，我俩便把手里的书交换着看。后来，他也主动把看过的书给我，推荐其中的某篇，偶尔还加几句颇有见地的评论。

我马上给他写回信。我用不着费心考虑；事情明摆着，

他晚了。可是，回信写完，我才发现他的来信没有地址。

第二天晚上，他来了。他以出人意料的直率表示，是来讨回信的。

“回信早写好了，你自己去看吧。”

他看完信，却说我的复信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他声称他是认真对待这件事的，已经托人打听了我的情况。他说：“据我所知，你和那位同志的关系并没有确定。当然，如果我弄错了，我就收回我的信。”

“大体上不错。可你终归是第三者。”

“这个地位对我很不利，不过，我情愿暂时接受它。假如你们的关系已经确定，我这样就不道德了。可是……”

很难说他这种道德观对不对。可是，他每隔几天到我这儿来坐坐，我也不撵他。坐下后，我们总是先说几句闲话，然后讨论我们都看过的书，或是听他朗诵他所欣赏的诗歌、散文或小说。他没有朗诵家的噪音，但他的确朗诵得不坏，因为他对他所朗诵的东西有真切的理解。听他朗诵，我常常得到比自己去看还要多一些、深一些的感受。对此，我没有理由感到讨厌；不，那是愉快的。我也知道这其中有他的目的，可这难道应该受到责备吗？况且他很有分寸，从不邀我同他到外面去。他直率地表示：这种权利暂时只属于“那位同志”。

三

三天过去了。我越来越感到不能这样拖延着不做决定，

可又下不了决心。替我当参谋的倒不少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但又总在最后附加一个郑重的声明：大主意还是由我自己拿。

我也找过组织。党支部书记颇费斟酌地对我说：

“支部，特别是我，没有注意对青年职工恋爱与婚姻问题的教育，应该检讨。不过说实话，我自己对这个也模模糊糊，怎么好去教育别人？假定你这事出在我身上，我也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支书是诚恳的，我不能责怪他。真是大主意还得自己拿。

这天晚上，我正在为拿不定主意而苦恼，弟弟在前面喊：“姐，有人找你！”

来的是那个第三者。他为什么单挑这个时候来？

“他出事了……”我说。

“听说了，我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。或许，有一段时间……我不到你这儿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说过我是第三者。我不怕这个对自己不利的地位，也不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有什么亏负人的地方。我不想把自己真诚的感情平白无故地抹煞掉。可现在，如果我乘人之危，那就是不道德的了。”

我觉得他是高尚的，可敬的，对他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信赖。当他起身告辞时，我忍不住对他说：“再坐会儿，帮我出出主意……”

“这不太合适吧？”他这么说着，可是又坐下了，“既然你提出来了，不妨随便说说。如果你本来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他，现在就更需要了。你应该了解出了不幸以后的他，而不

应在了解清楚之前勉强做出任何决定。重要的不是他残废了，而是他对残废的态度。残废可以使一个人整个报废，也可以使坚强的人格外奋发。他会是哪一种人，你有把握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我连连点头，觉得他一语道破了我的症结所在。

“去了解他吧，不要急于做决定。把你去的意思也坦率地告诉他；他若真值得了解，就不会反对。”

我紧紧握住他的手，深深向他道谢。

“不用谢么。”他微笑着，笑里含着苦涩，“我并没有‘弃权’，你应该在这方面理解我。当然，那是另一码事，也许还是不说出来好——”

“确实说不出来更好些……”

“可我忍不住，有什么办法！”

四

无论怎么看，他都不象我心目中的——或文艺作品中描写的——英雄。他厂里对他的态度，也让人明显地感到这一点：关心，周到，但并不过于热情；他恰如其分地享受着工伤待遇。人们同情他的不幸，但也仅此而已，因为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值得人们格外尊敬的业绩。

我每隔一、两天到医院去看他一次。这天厂休，我下午去看他。路过护办室门口，我听到他厂里的吴师傅在打电话。吴师傅是他们车间的负责人，来看过他几次，我认得。

护办公室的门没关，传出来他打电话的片断：“……是啊，我也这么想，额外的要求我们不能迁就……不过这 笔 钱……好，好，讲明白……”

我刚在病床边坐下，吴师傅也进了病房。他说厂里同意借给他一百块钱，话讲明白，是借，三个月以后开始，每月从工资里扣二十。商定明天由他妹妹拿着他的借条去支钱。吴师傅告辞走后，我不高兴地问：

“你借钱干什么？”

“我快出院了，想买台电视，凑来凑去还差一百。”

我瞥了一眼床头柜上的半导体收音机。他父亲讲过：手术后不久，他就要收音机，现花二十多元买了台新的给他。

“这玩艺儿不过瘾，”他察觉我的目光，期期艾艾地解释，“只能听，不能看。”

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们沉默起来。他好象也觉得没趣，眼望着天花板发怔。

没话找话吧，我问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前途。”停了一下，他才说下去：“刚才吴师傅说起我是工伤，以后可以照顾轻工作，我探了探口气，能不能让我学着做点管理工作，却碰了个钉子。他说：照顾轻工作可以，但不能提拔当干部，那是两回事。你知道我们厂的性质，哪样工作轻？也许只有看大门还行。”

我想起吴师傅在电话里说的“额外的要求不能迁就”，也许不单是指借钱。

“我是自讨没趣。”他苦笑了笑说：“我想得太天真。整天听人家讲革命只有分工不同，不懂得工人和干部之间还有这

么道高门槛。”

“那你就该抓紧学习点什么……”

“学什么呢？厂里不少同志都在学这学那的，可我看一时未必能用上。”

“你这想法不对！”我变得热烈起来，“无论学什么，总会有用的。”

他摇摇头：“你还不懂得少了一只脚的人应该怎么想问题。以前，我也和一些同事一起跟电台学英语，因为突击检修落下几课，跟不上了，就撒了手。当时不觉得有多大损失，现在就觉得损失太大了。我得好好想一想，想透，想准。要学，就得一竿子扎到底，就得真能用得上，真能把丢了一只脚的损失补回来。”

我听着，心里一阵阵发热。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我支持他说：“那你就快想吧，想好了告诉我，我一定尽量帮助你。”

他的眼睛骤然变得那么亮，闪着兴奋、快乐的光辉。他似乎还想说什么，可是，动动嘴唇，又咽了回去。他的脸色也渐渐变得暗淡起来，最后竟艰难地迸出一句叫人泄气的话：

“很难哪……”

我并不气馁。我看出“第三者”那个很好的建议也有缺陷：我不应只是“了解”，等着瞧他的表现；假如他想要走上一条正确的但很艰难的道路而缺乏足够的勇气时，我应该帮助他，鼓励他，给他勇气。于是我对他讲了一大堆鼓励的话。可是我逐渐发现，他虽然在听，却并没有我所希望的反应，看来他好象还有什么解不开的心事。我大为扫兴，终于

停住，用一个提议作结束：“要不要借点书来？”

“你能借到什么书？”

“借书我还有办法，文艺的，技术的……”

“技术书不见得有用了，脱离实际的技术，恐怕不是正路。文艺么，我又不怎么爱好……不过也好，就请你借几本来，挑着看看，换换脑子。”

他……又叫我失望了！

五

并非故意，我去看他的间隔变长了些。我那天下班后到医院，他上午已经出院了。我只好再拐到他家去看他。

不料我一进他家的大门，就被他妹妹拦住：“我哥说，七点以前不许任何人进他的屋。”她把“任何人”三字用了特别重的语气。

为了不失礼貌，我压压火：“好吧，过一会儿我再来。”

在马路上转了一个大圈，心里别别扭扭，很想干脆回家，不过还是走回去了。在门口看看手表——七点十分。他一见我就说：

“妹妹说你来过……”

“是啊，不知道你预订的会客时间。”

“真对不起。怎么说呢，最近养成了个习惯，六点多到七点总要打个盹。”

我打量了一下房间。房间重新布置过了，明显的特点是一切都向他那张床靠拢，大有以我为中心的派头。床边方桌

上，引人注目地放着一台九吋电视机。

我一面走过去，一面问：“怎么不看？”

“不想看了，刚关上。”

这倒是句真话，因为电视机壳还很热。那么打盹的说法就是骗人的了。

我的目光移到旁边几本文艺刊物上。这是我给他借来的。

“拿去还了吧。”他说，“有一篇《献身》，写得真好。”

“你就喜欢这一篇？”

“我……说不好。老实讲，我一共没看几篇，实在是没有时间。”

我沉下脸来：“一个人的爱好不能勉强，不喜欢文艺，也算不得什么毛病。”

“可是……你喜欢文艺……”

“我不喜欢撒谎！你会没有时间？”

他动动嘴唇，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。

我把书装进书包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我大概快要做出决定了。”

好一阵，他没有反应。我忍不住扭过脸去看他，他的脸苍白、紧张，眼神散乱，满含着痛苦。

“是的，我……都预感到了。我害怕想，假如真的失去了你，我会……不过，倘使注定非受这个打击，我想我还能挺住。”

这最后一句，倒有点男子汉味道。可是他，一个大小伙子竟掉眼泪了，真叫人……唉，我终于心肠软了，对他产生

了怜悯之心。不过，我并没有忘记怜悯和爱情的区别。

我做出决定的条件已接近成熟。只差一点小小的推动，而这推动很快就到来了。

一天快下班，吴师傅意外地来找我。

“有件事，想和你商量商量，看能不能帮我们做做工作，也许不一定合适……”

什么事？我请他直说。

“他又要借五十块钱，而且不说明用途。我们对他不是不照顾，刚借了一百，这又……如果要求过分，那就不好了。况且借钱总得还，将来生活要受影响，造成负担。”

“这事你们厂就别管了，下了班我就去找他，如果他借钱真有正用，我借给他。”

我替他脸红，替他害臊。下了班，我在食堂胡乱吃了点东西，就直奔他家。进了院门，我看见他妹妹迎出来，这才想起现在正是他拒绝会客的那段时间。但我不想再受他的约束，扬头挺胸快步往里走。他妹妹大概被我的样子吓住了，竟没拦阻。

我用力推开房门。我的目光立刻与他的目光劈面相遇。他的目光，在最初一瞬是极度的恼怒，接着是惊讶，随即又变成慌张。在这同时，我也看到了使我大为震惊的一切：他用一种很不舒服的姿势坐着，平伸的腿上盖着线毯，上面摊开着书和本子，电视正在播送英语讲座。

全明白了……这时我不得不急急爆发出一声高喊：“别关！”

他的手在伸向电视机旋钮的途中停住了。